

從「奇葩」校規說起



如何防範學生「早戀」，是各中學校長最爲頭痛的事之一。近日內地，一份名爲「福安二中關於男女生之間交往的規定」在網絡引發爭議。尤其是「不准長時間盯女生看」這一條太過「奇葩」，引起不少學生吐槽。（《重慶商報》八月一日）

平心而論，「不准長時間盯女生看」，確實有些武斷，因爲人家可能是欣賞、好奇，未必就是愛慕，不能一概而論。即便是愛慕，只要沒表白，沒行動，就不能處罰人家，畢竟「哪個少男不多情？哪個少女不懷春？」所以，依我管見，別的校規且不論，這一條是定的有些不近情理，也不好操作。

「長時間盯女生看」，盯的肯定都是漂亮女生，這實際上也是人的一種正常生理反應。通常形容女人漂亮爲「養眼」，喜歡看美女，大概是所有男人的特性，進入青春期的中學生自然也不例外。如果說有什麼不妥，盯着人家看，就是有些不夠禮貌吧。

近讀評劇女皇新鳳霞的回憶錄，看到一段軼聞。新鳳霞是大畫家齊白石的女弟子，又是他的乾女兒，一次，新鳳霞去齊家，齊白石目不轉睛地盯着新鳳霞看。齊妻很不高興，說：「不要老看着人家，不好。」齊老生氣了，說：「她生得好看，我就要看！」鳳霞大大方方走到齊老面前說：「乾爹您看吧。我是唱戲的，不怕看。」大家都笑了。那時，齊白石已八十高齡，可見「長時間盯女生看」不僅中學生有興趣，老人家也不落伍。

被捧爲「立德、立功、立言」的「千古完人」曾國藩，既然是道德楷模，他該不會「長時間盯女生看」吧？可是這位道學先生照樣不能免俗，他在《曾文正公書日記》裡記載：「在彼應酬一日，對樓上堂客（女眷）注視數次，大無禮。」

而著名的「子見南子」，則足以證明，聖人也是不拒絕「長時間盯女生看」的。雖然，面對弟子的質疑，孔子再三解釋，他去見南子美女完全是「工作需要」，百分之百地「思無邪」。並發誓：「予所不者，天賦之！天賦之！」其實，這沒有必要大驚小怪的，無非是聖人有了一個漂亮女人而已，誰規定聖人就沒有七情六慾？

於是我們就認定一個真理：愛美之心，人皆有之。而看美女，可以說是男士一大享受。衡量一個女性的漂亮程度如何，有一個衆人皆知的「回頭率」，有的美女「回頭率」可高達百分之八九十，那就是說街上的男人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喜歡「盯女生看」。我有個朋友，爲了看美女，曾跟蹤一個麗人長達兩小時，直到人家進家門才快快而去。

男人喜歡看美女，其實也是有理論依據的。最近美國芝加哥大學一個研究小組發現，一個男人只需要對一張美女照片看上四十五秒鐘，就足以讓這個男人的體內發生強烈的化學變化，虛榮心和好勝心戲劇性地膨脹起來。這個男人就會想：我的收入還要增加一個百分點，事業一定要成功，社會地位必須躍上一個台階，工作能力再加強，這樣才能與美女結緣。統計數據也表明，喜歡並大膽看美女的，一般都進取精神強，容易出人頭地，事業成功者多。

倘使這個理論成立，許多女士就遇到了難題：如果希望老公事業有成，出類拔萃，那就得放開手來讓他隨意去看美女；如果不想讓他看美女，怕看花了眼，看花了心，那就得接受一個進取心不強，事業不成功的丈夫，何去何從，你就自己琢磨吧。當然，還有第三條路可走，也讓他看，但給他限制時間，譬如一次只能看三秒之類，也同時接受一個不那麼成功也不太窩囊的老公。當然，這只是笑談，千萬別當真。

魯民

「活樂平」言成



樂平，是京劇《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個角色。在上海京劇院演出的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中，當楊子榮深入虎穴，受到座山雕的信任，在「百雞宴」上歡聚時，樂平正好逃上山來，認出了楊子榮。這時，雙方正面較量，鬥智鬥勇，層層推進，步步爲營，使這場戲不斷推向高潮。最後，楊子榮終於將樂平處死。在劇中，樂平這個角色，一直由名丑孫正陽扮演，他將一個狡詐多變的反動匪徒，演得絲絲入扣，細緻入微。內心世界豐富，給人印象深刻。因而，很多觀眾稱讚他爲「活樂平」。

孫正陽，是位文武俱佳的著名丑角演員。一九四五年，他畢業於上海戲劇學校。與他同班的「正字輩」同學，很多都是活躍在各地京劇隊伍

。孫正陽，是位文武俱佳的著名丑角演員。一九四五年，他畢業於上海戲劇學校。與他同班的「正字輩」同學，很多都是活躍在各地京劇隊伍中的骨幹人員。如旦角顧正秋、張正芳、陳正薇、張正娟、張正芬、陸正紅、朱正琴等，老生程正泰、關正明、陳正岩、周正榮、汪正華，武生王正坤、劉正齋、劉正倫、陳正柱，小生黃正勤、薛正康，花臉王正屏、周正禮、施正泉等，都在藝術上有着一定的成就。像顧正秋在台灣就曾紅極一時，被稱爲「台灣梅蘭芳」。孫正陽在學校中學習丑角，能文能武，也是其中的一位優秀學生。

孫正陽的天賦條件很好，念白乾脆，嗓音響亮。又有一身好武功，動作輕捷，身段優美。一九四五年，他在學校畢業後，就有幸與梅蘭芳、周信芳兩位京劇大師合作，參加了《遊園驚夢》、《打嚴嵩》等劇的演出。在演出中，盡職盡責，頗受兩位大師的好評。尤其是周信芳對他更是喜愛，認爲他很有發展前途，就一直將他留在身邊。建國以後，他參加了由周信芳擔任院長

雷兄



雷兄，是位文武俱佳的著名丑角演員。一九四五年，他在學校畢業後，就有幸與梅蘭芳、周信芳兩位京劇大師合作，參加了《遊園驚夢》、《打嚴嵩》等劇的演出。在演出中，盡職盡責，頗受兩位大師的好評。尤其是周信芳對他更是喜愛，認爲他很有發展前途，就一直將他留在身邊。建國以後，他參加了由周信芳擔任院長

鐵血搏殺中的善良人性



鐵血搏殺中的善良人性

戰國時期，七雄並立，各踞一方。這七國裡，沒有一個不渴盼自己能夠滅六國、成霸主，一統天下。而欲達此目的，沙場上的短兵相接、鐵血搏殺就不可或缺。『馬上得天下，」在相當漫長的一個歷史時期裡，不獨中國，整個人類社會的所有國家，獲得對所謂「天下」統治權的路徑，好像只能是如此。

七雄爭霸的戰國時期，中國的青銅文化已經進入到衰落期，青銅兵器開始逐漸被鐵器取代，但仍然屬於冷兵器時代。諸如核武器、化學武器之類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那個時代是沒有的，但這不等於當時的戰爭就不嚴酷、不慘烈。有人統計，從秦獻公二十一年到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二四一年到公元前二三四年），這一〇七七年裡，秦國與六國打了六十五仗，大多獲勝，共斬敵首約一百六十七點八萬人。冷兵器時代的戰爭，往往就是「滅敵一千，自損八百」，兩者相加，那該是怎樣的一千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慘啊！也正是由於此，在電視連續劇《大秦帝國之縱橫》裡還是一名底層軍官，但後來成長爲與王翦、廉頗、李牧層層，被《千字文》稱之爲「起翦頗牧，用軍最精」的秦國名將白起，才被後世貶稱爲「殺神」、「人屠」，備受詬病。

嚴酷、慘烈的戰爭是中國，以及人類歷史上無法抹去的存在，但反映戰爭的影視作品，卻應該去努力表現鐵血搏殺中的善良人性。我覺得，《大秦帝國之縱橫》在這一點上還是不錯的。譬如，我剛剛看完的第三十一集和第三十二集的主要內容，是在秦國強勢崛起過程中很重要的丹陽之戰和藍田之戰，戰爭場面無疑不可或缺。但這兩集裡最能打動觀衆的，恐怕還是韓朋被放回國以及馮高慷慨赴死這兩場表現了善良人性的感情戲。

韓國的武安侯韓朋曾出書休了秦惠文王嬴駟的堂姐嬴姜公主，又一直力主抗秦、滅秦。但被秦軍俘虜後，嬴姜卻求嬴駟放韓朋回國。嬴駟問：「你對他還有情意？」嬴姜答：「絲毫沒有，只是不忍！」一問一答，令人不勝唏噓。而韓朋，因了對嬴姜的「有愧於心」，回國後力勸韓王與秦國結盟，但又深感「盟秦，對不起那些死在秦軍劍下的將士和百姓」，遂服毒自盡。在沙場上的善良相見的敵對雙方，心靈深處，其實都還有着感人至深的善良人性，讓人肅然起敬。

至於秦將馮高的慷慨赴死，誠如秦使對韓王所言：「願捨身修兩國之好，秦、韓兩國都應該視其爲壯士、英雄。」而嬴駟面對馮高的那一番陳辭：「有人說，失一卒，換一國之盟，值！大秦勇士無價，寡人寧失一國，不失一卒」，固然不乏作秀的成分，但也未必不是他心靈深處善良人性的流露。

二十多年過去了，好戰分子在地球村裡當然還有，但化劍爲犁，已經是被全世界絕大多數人認可的價值取向。《大秦帝國之縱橫》第三十二集的結尾，嬴駟對兒子言道：「富國強民，和睦鄰邦的駁國之術，才是主政之本。」善哉斯言；今天，更應如此！

從心理學看「閨密情懷」

趙安安博士



「閨密」這個詞，描述的是女孩子間的一種情誼。閨中密友的親與黏，正是閨密那種不分你我狀態的最好寫照。當人離開母體之後，每個人都再尋找一種回歸的親密，女性尤爲如此，「閨密」的出現恰恰滿足了這種情懷。從心理學上講，這種女性之間的莫逆情誼是對親情、親密關係的補償與延續，對女性的心理健康也至關重要。

和男性遇到壓力時的「冷處理」不同，女性更傾向於通過與同伴聊天尋求心靈慰藉，在連結中獲得支持與鼓勵。對於女性而言，親人和愛人的角色更像是一個教育者而非傾聽者，在你向他們袒露心事的時候，他們會告訴你這個不應該做，那個應該怎麼做，苦口婆心地用他們的經驗和人生閱歷教給你和生活「戰鬥」的要義，卻忽略了女性最初被傾聽的需求。這時，閨密的優勢就體現出來了，她是一個相對中立的存在，沒有了干涉和干預的立場，她給予女性更多的是傾聽和共鳴。從某種程度上說，閨密就像是鏡子裡的另一個自己，總能在你需要支援的時候，給你肯定與鼓勵；在你焦躁不安的時候，傾聽你的心聲，溫暖你的心情。

閨密互訴衷腸，有利亦有弊

閨密之間好像總有說不完的話，每次碰在一起就嘖嘖喳喳，聊完頓時感覺心情大好，這樣的自我治療彷彿存在於每位女性，溫暖而瑣細的溝通和交流，自然而然地拉近了彼此的距離，親暱和依賴由此產生。當閨密聚在一起，在以傾訴、傾聽和「同仇敵愾」的口頭批判爲主題的閨密對話中，傾訴者卸下了內心的負擔，在短時間內得到了暢快的心靈感受。然而，負

能量的傳染和擴散也在悄然進行着。過了一天，傾訴的一方可能會發現壞心情還在，甚至更糟了，而這種壞情緒也已經蔓延到了傾聽者一方的閨密那裡。

我的建議是，要用真誠和閨密分擔感受，但不要讓彼此的負面信念和情緒成爲一種共同反應，反而讓傷心痛苦加倍。在發泄的當下，我們的心情一定會是暢快的，得到閨密支持與鼓勵也會感到很安慰，但在發泄過後最好還要有一些建設性的話語，想一些正面的改善方法，或者和閨密一起做一些開心快樂的事，讓壓力與負面情緒真正釋放出去，而不是在兩個人之間傳染發酵。

莫讓嫉妒消蝕了幸福

閨密之間的感情也並非總是一帆風順的。閨密和親人不同，你們始終會有不同的人生軌跡，經營屬於自己的喜怒哀樂。然而，女性有着兩個致命的軟肋，就是比較和嫉妒。即便是自己最好的朋友、閨密，每當對方在情感、工作、生活、人際、外貌等任何一個方面超越了自己，女性就會不由自主地陷入到失落、自卑、糾結，甚至嫉妒的情緒中。而較爲優越的那一方呢，又會產生一種隱隱的愧疚感，即使自己並沒有做錯什麼，心底也總覺得虧欠了閨密。這種情況其實正顯示了女性自信較低的一面，女性因爲生理結構和社會傳統的關係，在家庭和社會中處於相對弱勢的位置，她們往往看不到自己的真正的價值所在，而習慣通過與他人比較來定位自己的價值。當這種比較被用在閨密身上時，心結就出現了。

我的建議是，身爲一個女性，我們應當有「自覺」，即肯定自己、認可自己價值的能力，建立完整的人格與成熟的胸懷。面對閨密好友的改變和發展，我們要欣賞與祝福，認識到閨密的優勢，也肯定自己的

有病呻吟



世間很多成語，堪稱真理。譬如「同病相憐」吧，兩個同命運者的困苦哀樂是共鳴爆點，彼此的理解遠較一般人深。聽說別人與我同患，先就覺着寬慰。這聽起來有些卑下，卻合心理邏輯。當然也有必要前提，即幾乎完全相同的遭遇。你失戀，我也傷情着。你生病，我也正哼哼。已病愈的不行，生的還還是同一種病，否則，你說血壓如何要命，我會大搖其頭：頸椎病才真要命哪，坐不是躺也不是……

我這麼說也是因爲我這會兒正苦於「頸椎」之苦——也沒甚預兆，突然像被誰當頭一拳，跟着房子搖起來。和人說話正點頭，腳下晃了。上醫院一拍片，說是頸椎有病，壓迫頸動脈所致。沒特效辦法，做做理療吧。可上吊（牽引）幾天沒見好，還多了些症狀。頸背疼，脖子僵，和人說話得整個身子轉來轉去。心煩意亂中，差點成了祥林嫂。逢人便說滋味如何，請問有何高招（其實是「求其友聲」，覺着世上就數我這麻煩大。像母親拉着個人就誇孩子）。碰上也正「頸椎」着的，兩人有滋有味地交流感受和心得，多少會得着點寬慰。其他人哪怕老婆孩子，給你的都有點隔靴搔癢。倒是都透着好心，深表同情。說的則不外是既來之則安之，或者小心點或者我有個什麼法子保你管用之類。總之遠不如自己對這個攪雜子有興趣。舊台詞也大抵一樣：死不了，受着吧，我也愛莫能助。這原是正常反應，像我也怕上醫院探望病人，進了門冤死狐悲果不住，出了門則春風拂面暗慶幸。說的也不外那一套，也確已盡了情分。倒是作爲病人，企圖讓此刻並無切身病痛者來深切同情或關顧你，似有點強人所難，甚至未免自私。人生在世，誰無三煩四惱，這病那災？自顧還常不暇，如何多顧得你？而別人再怎麼，說到底成不了救世主，還得自己承受一切。

其實我一向自以爲堅強，且常作文叫人藐視風雨。現在才知，那是沒嘗過真滋味。人天性有軟弱一面，再碰上真傢伙，對付起來難矣哉！不禁欽佩身患絕症而頑強樂觀者，簡直算得英雄。這麼說，生病還不純是壞事，它讓你體會到生活的本質。譬如沒病沒災時我們怨三處四，不如意事常八九；病痛起來才真明白，古往今來人人會說的沒病沒災就是福，還真是大真理。哪怕你腰纏萬貫，躺床上哼哼時，那金銀財寶給你的只有冰涼的嘲笑。再就是看人挑擔不吃力，上了自己肩卻成了兩座山。但這無可厚非，人總是自重自戀些。人與人之間理解萬歲沒錯，但那是道義，而非義務。求其友聲是合理感情，卻也並非權力。甘也好，苦也罷，終是你自己的。有甜頭，理論上可說與誰誰分享，實際還不是你個人獨吞真滋味？爲什麼有苦頭就有人分擔的委屈？世上真正關愛自己的只有你理當自己是自己。而許多痛苦磨難其本質還是欺軟怕硬的，你敢於承受，首先就有了對付的精神武器。

再去有個體會是好了瘡疤忘了疼有理。這話也當從兩方面去品味。一方面，人生起病來會感慨萬千，大徹大悟，病一好，功名利祿又比健康看得高，這似乎也是天性。另一方面，也確該如此，老惦掛着這病那苦的，人還活不活？所以，好了瘡疤就得忘了痛，該做什麼趕緊做什麼吧您。當然，最好別做那要錢不要命的蠢事。

水石格

念慈攝

姜珣敏

的上海京劇院。從此，他就與周信芳、俞振飛、李玉茹、言慧珠、童芷苓、紀玉良、趙曉嵐、李仲林、王金璐等優秀演員長期合作，成了院中的主要主角演員。曾經多次赴英國、法國、比利時、瑞士、捷克、荷蘭、波蘭及朝鮮等國家演出。由他主演的劇目有：他與李玉茹合演的《小放牛》、《拾玉鐲》、《貴妃醉酒》，與張美娟合演的《擲馬》，與杜近芳合演的《秋江》等，都表演出色，深獲國際友人的讚賞。

一九六四年，上海京劇院以《智取威虎山》一劇，參加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大會，獲得好評。回到上海後，全團對此劇着力加工，反覆磨礪。開始，孫正陽在三團出演楊子榮。後來，孫正陽又被調到一團，正式擔任楊子榮一角。經過無數次的加工修改演出，孫正陽終於以「渾身是戲」的評價，演活了樂平這個反面角色，使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魯人

整天在家看孫子，比上班還辛苦，到了節假日，他便總想陪老伴放鬆放鬆。老伴的興趣就是打打麻將，他則從來是無理由由奉陪。有時親朋好友來家裡開局，侍候牌局及周圍用茶等諸多事宜，雷兄仍是無理由的責無旁貸。兒子除了工作還要時常幫助打理家裡的「攤生意」，常常要凌晨四點起床運貨，雙休日放鬆的方式就是重釣，老想讓老爹多陪同，雷兄又是無理由的有求必應。隔段時間雷兄還要將老娘接來一家人聚會一下。

前段時間，雷兄的嫂子去澳洲看望兒子，雷兄的哥哥一年前剛得過一次重病，無法同行。母親不放心兒子自己在家，便陪大兒子住了一段時間。後來，大哥跟雷兄抱怨，母親住他那什麼也不幹，吃完飯碗一推了事。雷兄勸大哥，媽都這麼大歲數了，你還讓她幹嘛。並說母親住他那時，他什麼也不讓母親幹。大哥仍抱怨，她住你那他就一兩天，幹不幹當然都无所谓啦。雷兄只好繼續好言相勸。過後，雷兄說，他也不怨大哥，他心裡也一堆煩心事哪裡。

原來，雷兄的兒子近年買了新房，還款壓力挺大。侄媳婦有學歷，近一年找到正式的工作，爲了還貸他打了一份工。但壓力還是挺大，於是，他們商量後決定將房屋租出一部分，來緩解壓力。承租的是位留學的中國男學生。不想日子一久，那男學生卻與女主人出位。雷兄的兒子發現此事，一時衝動竟動了兇器。雖然未出意外，卻驚動警方。於是，按澳洲法律，雷兄的兒子被判必須離開此地，到另一座城市居住四個月。雷兄的嫂子去澳洲也正爲此事。

上有老下有小的雷兄整日家裡家外忙個不休，有時，疲憊不堪，也無奈地出口長氣，但立刻就會笑笑笑道：這就是過日子，總要過呀！轟轟烈烈的生活有人嫌累，平平凡凡的日子過得很平靜。



人與事